

新生

阿拉克斯著



新文藝出版社

阿 拉 克 斯

新

生

周 申 榮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八個短篇。“雕塑”是寫一個藝術家為了紀念在衛國戰爭中犧牲的战友，如何辛勤地雕塑他們的形象。“友愛”和“歐崗伯伯”都是描寫蘇聯人民對戰時失去親人的人怎樣友愛。“新生”寫一個戰士的妻子听信了說他丈夫已經犧牲的謠言，改嫁了一個好吃懶做的人，精神上非常痛苦。後來丈夫回來了，重新結合。“老漢”寫一個堅強不屈的老人，寧願犧牲生命，不給德國鬼子帶路。“林中之遇”寫一個紅軍戰士被敵人包圍在森林中，不願落入毒手，與德國法西斯匪徒同歸於盡。“蘇莉業”是寫一個英勇的姑娘，經常把敵情報告游擊隊的故事。

Аракс

СНОВА ЖИЗНЬ

根據 Айпетрат, Ереван 1952 年版翻譯

新 生

阿 拉 克 斯 著

周 申 榮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國光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24

開本 787×1092 紙 1/32 印張 2 5/8 字數 52,000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定價(6)0.22 元

阿 拉 克 斯 小 傳

阿拉克斯·穆拉托夫娜·阿維基霞于一九〇三年出生在阿尔明尼亞蘇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基洛夫坎城（过去是卡拉克里斯城）的一个教师家庭里。

阿拉克斯在第比里斯（格魯吉亞之首都）受中等教育，在埃里温（阿尔明尼亞之首都）受高等教育，她在这里上的是國立大学的文史学系。

一九三一——一九三四年，阿拉克斯在莫斯科共產主义新聞專科學校學習，以后的十年間一直担任埃里温兒童雜誌“兒童”的編輯。

阿拉克斯从一九二六年就开始寫作。在她最初的短篇小說“娜尔郭”和“阿尔温”中描寫了阿尔明尼亞農民如何追求自由。阿拉克斯还寫了一部反映集体農庄建設的中篇小說“这条流水要走自己的路”。

中篇小說“吉米”和“靴子走路”都是描寫我們社会主义工業建設方面的。

一九四七年艾彼特拉特出版社出版了作家的选集“驕傲的愛情”。其中收集了作者在偉大衛國戰爭年代所寫的作品。从一九三六到一九五一年，作家的著作曾出过二十五个單行本。

一九五一年阿拉克斯的兒童选集“欢乐的声音”也出版了。

阿拉克斯从一九三〇年起便是联共（布）黨員。

統一書號：10078·1124

定價：二角二分

目 次

阿拉克斯小傳.....	I
-------------	---

雕像.....	I
---------	---

友爱.....	14
---------	----

欧崗伯伯.....	22
-----------	----

新生.....	31
---------	----

老漢.....	53
---------	----

在紀念碑旁.....	62
------------	----

林中之遇.....	69
-----------	----

苏莉業.....	72
----------	----

譯后記	80
-----------	----



雕 象

獻給

我的女兒

狄安娜

“阿莎露伊絲，同我表兄認識認識吧！”阿尔明魯嚷着跑進屋里。

那个姑娘坐在安乐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翻着一本大紀念冊。

一个長着褐色眼睛、臉色蒼白的青年，脫下帽子，撫平了乱蓬蓬的淡黃色頭髮，伸出手來自我介紹：

“阿尔新·薩尔肯夏。”

阿莎露伊絲抬起閃閃發光的黑眼睛望着他，急忙把手由阿尔新手里掙開。他又瞧了她一忽兒，瞧她那垂在肩上的波

浪形的秀髮……

难堪的沉默繼續了不到一分鐘，阿尔明魯响亮的声音打破了这片靜寂。

“請告訴我，阿尔新，阿斯漢姑母近來好嗎？为什么你不常到我們这里來？”

“媽媽很好，”阿尔新答道，“我現在工作很多，准备展覽會。”

“原來如此，准备展覽會嗎？”阿尔新重复說。“大約在做什么有趣的事吧。我深信，你能創作出一幅杰出的画，或一座雕象。”

“我不知道能否創作得出，但力求能够成功。你相信我，使我很高兴。”阿尔新希望阿莎露伊絲加入談話，对她說：

“你一定日夜用功吧？”

但阿尔明魯回答說：

“当然！語言學系呀！文学犹如汪洋大海！讀了又讀，永無止境。”

“你瞧，这是我們的查魯伊，”阿莎露伊絲突然說，仔細地瞧着一張照片。“她是多么愉快的好姑娘！”她憂愁地接着說：“在衛國戰爭的日子里，我們一起在医院工作，为战士們收集禮物。”

阿尔新俯在照片上。

“聪明而清秀的臉龐……忠誠的目光……可是她怎么了？”

“因翻車而牺牲了。我們全班，全校都哀悼她……”阿莎露伊絲悲痛地嘆息了一声。

“把紀念册合上吧，”阿尔明魯理會到女友的情感，請求

道。阿尔新也在試圖轉移她的伤心的回憶，走近窗前，說：

“你看，多么美丽的春天啊！周圍碧綠如茵！”

“真的非常好看！”阿尔明魯接着說。“但是你，阿尔新，是藝術家，能特別敏銳地感受一切。可惜我没有这种才華。”

“我也常这么想，”阿莎露伊絲說。“具有天才是多么幸福！我以为，如果我是个作曲家，一定要創作一支象瀑布一样清澈而有力的交响乐；假若是个詩人，我要寫一首歌頌自由的、偉大人物的長詩，象我們祖國……我認為会創作，这是一种無与倫比的幸福。”

或是由于自己的坦白直爽，或是由于阿尔新凝視的眼神，她感到惶惑不安。

“凡是爱好藝術和懂得藝術的人，”他說，“自己就是半个藝術家。”又对阿尔明魯补充道：“我看你这位女朋友是个詩人吧。”

“可不是！”阿尔明魯接着說。“她寫过美丽的詩篇。有許多首詩我甚至能够背誦哩。”于是她热情地吟誦：

在暴風驟雨的时刻

我的灵魂冲向山巒……

但是阿莎露伊絲趕緊跑到女友跟前，用手掌掩住她的嘴。

“別这样吧，阿尔明魯！难道这算是詩嗎？別讓我在你表兄面前害臊吧。我們都是在战争的年代中長大的，我真为这种幼稚的糊塗話难为情。真正的美和詩歌的力量完全在另外一种境界中。你是否相信，当我每次穿过列寧廣場的时候，瞧着領袖的青銅紀念象时，我就感到这样的激动，仿佛他在这兒，在我的旁边，我听见他的脚步声。那时候我就格外地想在一

生中做出一番为人民需要的、有意义的事業來，不，現在我的靈魂不是冲向山巒，而是冲向包圍着我們的真正的生活。”

阿尔明魯驚奇地瞧着自己的女友。她平常沉默寡言，今天却非常的激动。

阿尔新默默地凝神傾听着那个姑娘的話。他本來想要她不停地講下去，但是一瞧表，立刻便站了起來。

“你講得这么好，”他說。“多遺憾，是我該走的时候了。希望我們還能見面。”

“媽媽！”阿尔明魯跑到門跟前。一位不很年青的、个子高高的女人走進屋子。

“这是干什么呢？为什么戴上帽子？”她用責备的口吻說。“咖啡准备好了，去喝吧。”

“請原諒，親愛的姑母，否則我赶不上开会。还要跑着去。”

阿尔新答应同母親在最近几天內再來，就告辭了。

阿尔明魯把客人送到門口，回來說他邀請那个姑娘到他家的美術室去看最近的作品。

“你喜欢我表兄嗎？”她坦白地問女友。

对方只是用自己憂郁的微笑回答了她的問話。

* * *

是一个涼爽的春天的黃昏。春風吹來花園中正開花的紫丁香的花味。阿尔新沿街走着，心里想着阿莎露伊絲。他已經來了許多次，希望能遇上那个姑娘，他在怀念着她。

阿尔新从老远就認出了阿莎露伊絲苗条的身材。姑娘有亂貌地問了好，他倆并排走着，都因为相逢而激动。

“你大概很少走出自己的美術室吧？”阿莎露伊絲說。“你

連臉色都蒼白了。应当常到外面走走。”

阿莎露伊絲說話声中流露出來的關懷感動了阿尔新。

“這没有什么关系。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工作，”他熱情地喊道。“到我家里去一趟吧！請去吧！你同意……我不會讓你逗留很久，只讓你看看我自己認為多少有点意思的作品。”

于是他們向右拐去，朝另一条街走了，然后走進一条狹窄的胡同。

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女人开了門。她臉上还保留着年青的丰采。

“阿尔新！”她出來迎接兒子，但是一看見不認識的姑娘，她便惶惑起來。

“这是阿尔明魯的女朋友，”阿尔新連忙介紹。“我常跟你談起她。”

“太高兴了，但你为什么沒有同阿尔明魯一起來？我非常想念她……”这位妇人拖長声調說。

“今天她有法文課，”阿莎露伊絲回答說。

“唉，这些上不完的課！”阿尔新的母親半开玩笑地抱怨說。

阿尔新打开通往美術室的大門，請阿莎露伊絲進來。她來到一間不很大的房間里，初看起來，屋子里并不見得整齐。

阿莎露伊絲細心看看挂在牆上的鉛筆素描和油画，又看看放在桌上和地板上的雕象。阿尔新急切地注意着客人的每个动作和臉上的表情，同时努力猜测作品給与她的印象。

“这是穿着軍服的你嗎？”阿莎露伊絲突然叫道。“我不知道你还打过仗。”

“阿尔明魯沒有告訴過你嗎？”

“她常說前綫上有自己的親人，但究竟是誰……”話還沒說完，阿莎露伊絲把視線落在几个战士的雕象上。

阿尔新指着那富有动作和表情的战士說：

“这是一个勇敢的俄罗斯軍人，我的朋友安德烈。有許多次，我和他去冲鋒，有許多次，我們并肩地躺在战壕里。他身材不高，瘦瘦的，長着一对孩子似的藍眼睛，仿佛是十五歲左右的孩子，而不是个成年的战士。我們把安德烈命名为‘不可摧毀的偵察兵’。真的，他常常穿过誰也不能穿过的地方。有一次，安德烈接到一个十分复雜的任务——偵察前綫上一个危險的区域。那天他的情緒非常好，又开玩笑又唱歌。我們——战士們都說：‘怎么，打算去参加婚礼嗎？……’出發前不久，他突然對我說：‘老兄，把我的象画下來吧。給我的姑娘寄去，讓她用鮮花去裝飾它。要知道她很愛花。’”

“可以画下來，”我回答。“不过这要你自己寄去。”

可是安德烈在这次偵察中牺牲了。敌人十來支自动槍包圍了他，但他並沒有輕易地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在自己被打死以前，干掉了六个鬼子。

这个簡短的故事象火箭的光芒一样照亮了安德烈純潔而年青的面孔。似乎使人覺得他的兩眼复活了，射出藍色的光芒，嘴唇在抖动。

阿莎露伊絲沉默了好久，然后說：

“我在你的英雄身上看見了勇敢，也看見偉大的精神美和对功績的渴望心。但是要知道他心里也还蘊藏着对姑娘的愛情呀！这一点在雕象里是沒有的。当然，雕象不能体现一个人

的一切……你認為怎样？”

阿尔新不知道該回答什么。他想好好地考慮一下阿莎露伊絲的話，把它琢磨一番。

“我回头还要和你在这一点上談談，”他說。“現在想給你介紹另一个作品，”他指着一个年青女人的半身雕象。

“这是娜斯达西娅护士。她救了我的命。在一次艰苦的战斗中我腿部受伤了。疼痛过后，我看見娜斯达西娅就在身边。她的綑帶完了，她就用手帕纏住我的腿。我本來要試着爬到衛生站，但是覺得不能爬。那时我請求她把我拋在那里，因为战斗还没有平息。但是她拒絕了，甚至对我生气了。‘爬在我背上，’她說，‘好坏总得爬到。快点，要不然我們两个都会牺牲。’她整整背了我一公里。瞧她是多好的一个姑娘啊！她是一个又漂亮又机灵又勇敢的人。我好几次想画她，有一次甚至开始了，但是运來了伤兵，于是又没有画成。可是后来就失去了我們善良的娜斯达西娅。她被彈片打死了。”阿尔新的声音在顫抖。

“你喚起人們对于牺牲了的朋友的記憶，这是多么美好和高貴啊！我仿佛覺得这是愛情与忠誠底最崇高的表現。一个人用功績使自己永垂不朽，而你是用藝術作品肯定他的不朽。多么遺憾，你的英雄們中間竟沒有一人……他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她轉过身，要掩藏自己的悲伤。

兩人沉默了好久。后来阿莎露伊絲站了起來，向画布盖着的一座雕象走去。

“不要揭开！”阿尔新喊道。“請不要揭呀！这是一座还没有完工的雕象。”

阿莎露伊絲微笑道：

“沒有你的許可我是不揭的。你何必害怕呢。”

“这座雕象我准备拿去展覽，”阿尔新解釋說。“这是我的最親近的朋友底雕象；他在一夜間成了英雄。我感覺他是多么困难呵！这个人底形象甚至还在夢中也沒有离开我。”阿尔新怀着爱戴与不安瞧了瞧面紗那边，繼續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把这个底灵魂体現在冰冷的大理石上，是否能燃燒起他眼里的光芒？”

深受感动的阿莎露伊絲說：

“你的激动与不安使我感到喜悅。我衷心希望这座雕象成为你最优秀的杰作……現在我該走了。”說着朝大門走去。

但这个当兒阿尔新的母親進來了。

“請客人跟我們一塊兒喝茶吧，”她說。“你大概用自己的故事使她厭倦了。”

“不会，不会！”姑娘急忙否認道。“本來我就很有兴趣。我要感謝你的兒子。”

茶后，阿尔新送阿莎露伊絲回家。同她告別时，他心里有一种从來也沒有體驗过的情感。

夏季越來越近，展覽会開幕的日子也愈益臨近。

阿尔新比往常更加深思、沉默。他成天在美術室里廢寢忘食，也不休息。

“你臉都瘦光了，”母親說道，阿尔新疲憊不堪的样子使她心里不安。

但是母親的嘮叨对他並沒有起什么作用。

……寧靜的夜晚。全城早已深入夢鄉。只有阿尔新沒有

睡覺。最近几天他日夜工作。阿尔新力圖把自己英雄的靈魂與外貌體現在雕象上。他有时离开雕象，站在一边从各个角度細心觀看，然后又开始工作。可是有时候却沉于冥想之中，战争底景象一幕接着一幕浮現在他困倦的想象中。

……前綫……共青团員达尼愛里……在部隊上大伙称他“黑达尼——太陽之子”。他没有以英雄行为而揚名，可是正确地执行了战斗任务。由于公正，率直善良的心灵，他受到了人們的愛戴。

阿尔新不止一次想为达尼愛里画象，但他总开玩笑拒絕：“你干嗎要給我画？要是有一天才，去画真正的英雄吧。我还早呢……”

大家都知道达尼愛里喜欢看日出。因此才称他是太陽之子。有一天，当达尼愛里坐在地窖門口注視黎明的天空變換的色調时，阿尔新偷偷藏在一边，画了他的象。画完走到朋友跟前，說：

“虽然你不願意，但仍然給你画了。”他把剛才画的素描拿給他看。

达尼愛里瞧了一眼說：

“藝術家，你真是个固执的人！为什么忘了那些美丽的姑娘，反而來画我这样难看的面孔？你瞧，画得多么呆板！”

这种指責把阿尔新痛刺了一下。他老記着，特別是現在当他完成这座雕象的时候。他似乎覺得达尼愛里的炯炯的目光注視着他的每一个姿勢，每一根綫条，而他也在企圖看出來，在这双眼里是否有对冷酷無情——藝術底最可怕的敌人——的指責。

阿尔新想起了許多往事。在白俄羅斯的森林中追蹤敵人時，他們一排人脫離了自己的隊伍，在漆黑的森林裡徘徊了一整夜。後來被包圍了。一排人陷入炮火圈裡。重要的任務——黎明前搶占渡口——已經受到了失敗底威脅。排長犧牲了。在這緊張的時候，有人從村後出來喊道：

“聽我指揮！跟我來！”

這聲音發啞，誰也不清楚這是什麼人的聲音。低微的喧嘩傳遍了散兵綫。

“慌什麼？起來！”又聽見命令聲。

“難道是達尼愛里么？”兵士們相互問。

是呀，就是他。這是新生的丹柯^①。

“跟我來！”他又喊道。“我知道路！我領你們出去！……”

朦朧的秋夜籠罩了士兵。森林似乎沒法通過，但這個排勇敢地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下繼續前進。

瞧，現在開始看得見樹梢了。愛看日出的共青團員達尼愛里邁着大步，目不轉睛地向上看着晨曦。曙光發白。森林走盡了，達尼愛里默不作聲，面色蒼白，眼睛里燃燒着日出的火焰，手伸向前方，指着渡口。突然沉甸甸的倒在阿尔新的臂膀上，勉強來得及說聲：“你們前進吧……”

達尼愛里受了重傷。但他一句話也沒對誰說，甚至未發出呻吟，在沒有使這排人脫離敵人的炮火圈時，他沒有減小步伐。他的眼睛冒着火焰，向戰士們最後一次投出了勝利的目光！

為達尼愛里的功績所鼓舞的戰士們搶占了渡口。

① 丹柯是高爾基的短篇“伊則吉爾老婆子”中的人物。

就在那天，阿尔新發誓永远記着自己的战友。这天夜晚在藝術家的生平中是有决定意义的。再过几小时雕象就要完成了。

早晨的陽光射進屋子，又令人想起达尼爱里——他是多么爱这样的时刻啊！

門突然开了，阿尔新的母親出現在門口。

“床連动也沒动。你怎么沒有睡覺？”

“瞧吧，媽媽！”阿尔新指着自己不眠之夜的成果說。

“他是誰？是誰家的孩子？”母親低声說。

阿尔新把画盖在雕象上，困倦地倒在床上。

* * *

炎熱的夏天，星期日。太陽当头照着，熾熱的光芒直射着大地。繪画陈列館的展覽品在对德战争勝利周年那天開幕了。人們拥挤在入口处。大廳里人很多；十分熱鬧。

仿佛生命本身浸透到牆壁里，凝結在照片、油画和雕象上……在一幅寬闊的油画上，一組战士在冲锋；而在另一幅画上，画着英勇的苏維埃飛行員在执行战斗任务后的愉快的交談。旁边是个欢乐的場面：苏維埃战士们接到了后方的礼物。

阿尔新在展覽室里激动地徘徊。他在这个庄嚴的、对自己具有意义的日子里，老是想着阿莎露伊絲……她在哪里？会來嗎？她将怎样对待他这幅神聖的作品，她要說些什么呢？

一群吵吵嚷嚷的愉快的姑娘們走進展覽处，阿尔明魯走在前面，在她們后面有兩個女友，最后是阿莎露伊絲，离得稍微远一点，她外表很鎮靜，不慌不忙。

她們沒有看見阿尔新。姑娘們站在列寧、斯大林尊嚴的